

把花燈戴在頭上

只要我們在燈展期間來到宋朝，就會驚訝地發現一項奇觀：好多宋朝人竟然把花燈放在頭上，人在街頭漫步，燈在頭上閃爍。

金盈之《新編醉翁談錄》載：「婦人又為燈球燈籠，大如棗栗，加珠翠之飾，合城婦女競戴之。」宋朝的巧手工匠把燈籠打造得像棗子和栗子一般大小，再用珍珠和翡翠做裝飾，晶瑩剔透，光彩奪目，往頭髮上一插，成了最耀眼的飾品。到了元宵燈展的時候，滿城婦女都戴著這樣的燈飾上街。呂原明《歲時雜記》也有類似記載：「京師上元節以熟棗搗炭，丸為彈，傅之鐵枝而點火，謂之「火楊梅」，亦以插從卒頭上。又作蓮花牡丹燈碗，從卒頂之。」

女士們頭上戴燈，男人也一樣。在北宋京城開封的元宵節期間，達官顯貴和富商大賈出門，身後會跟著一群兵丁或男僕，這些跟班既要負責主人的安全，又要幫主人抖威風。用什麼樣的方式抖威風呢？就是把花燈放到頭上去。他們頭上的花燈分兩種，一種是蓮花狀或者牡丹狀的燈碗，一種是用鐵枝串起來的「火楊梅」。火楊梅是將乾棗磨粉、搗炭為屑，將棗粉、炭屑拌在一起，澆上油蠟，團成圓球，一一串到鐵樹上，點著了，放在頭頂，跟著主人上街。

頭上戴燈或許很好玩，但絕對不安全。除了僧人和天生禿頭的人，宋朝男子都不剃髮，和女子一樣挽著高高的髮髻，髮髻上再固定著一盞蓮花牡丹燈碗或者一樹哧哧冒火的「火楊梅」，只能小心翼翼、亦步亦趨地走路。假如步子邁大了，哧，踢到腳是小事，顛翻了頭上的花燈是大事，只要有一點明火落到頭髮上，救火肯定來不及，滿頭煩惱絲就清淨了，只好出家當和尚去。所以我們這些現代人到了宋朝只宜觀看，千萬不要模仿。

還有一種燈，既非頂在頭上的燈碗，也不是提在手裡的燈籠，而是一根長長的燈槩，可以插在城頭上，也可以豎執於手中，遠遠望去，好像武松打虎的哨棒，又像林沖對敵的長槍。湊近了瞧，這款燈是用一整根約有碗口那麼粗的大毛竹製成，削去枝葉，頂端破開，剖成十六根或者二十根細條，細條與細條兩兩對接，壓成一個中空的圓球，在圓球中央插一盞蠟燭，外用鐵絲固定。在宋朝，這款燈被稱為「燈槩」。

更有巧手匠人能將燈槩頂端壓成蓮花狀：仍將頂端剖成許多根細條，兩兩對接，將中段捆紮起來，固定好，下半部分壓成圓球，上半部分掰成蓮花瓣兒，圓球中插蠟燭，蓮心處放燈盞。這種款式的燈槩，叫做「蓮花槩」，不適合隨身攜帶（蓮花裡的燈盞容易側翻），只能插在大門口或者城樓上。

我們不妨想像一下，北宋開封內外城的各個城門上，靠著女牆，一排排燈槩高聳入雲，朵朵蓮花盛開，照得夜空通明，既有節日喜慶氣氛，又有威嚴肅殺之氣，還是蠻酷的。